



經統一卷之十二

西吳張祀成夫甫著

男

張趙皖
張晉皖
張邠皖
張雍皖

姪

張時化
張時俊
張魏皖
張豐皖

全校

定公

元年

春王

經畧望國謹始之文而罪有所歸矣
季氏廢衍立

宋此時宋未入國迨六月喪至然後自壞墮先入是魯之正月尚無君定之立無正月皆制在權臣故也故不書正月云云主人謂季氏不可罪定公以其未立故也

執宋仲幾

伯主擅討罪於王都春秋特謹之也以王事討有罪問起只主擅執人於天子之側一意列國之君大夫晉得而執之是伯者所以行乎諸侯也不在京師則執而歸京師在京師則當告而後執今乃擅執之故貶每謹於初意要發揮初字對篡弒之萌堅冰之漸說只書地一書法趙鄒帶用書人亦可加城成周只見以王事討有罪

執滕子 執仲幾

經重一王之典法而兩罪夫專之者焉上宜定以邦典乃執而不歸京師下宜斷以邦法乃不告司寇而擅執上以伯事討有罪下以王事討有罪

狩郎 執仲幾 講武非地 謹微討罪非地 謹

初每謹於微而王德全矣每謹於初而禍亂熄矣

卷一
定二
翟泉 執仲幾 總是尊王之意俱在地上發
正本謹微

戊辰公即位

內君定位之踰時見國本當豫矣 不主責昭公定
公只把魯事為後鑒作文以意如專制定公不能蚤
定其位講起而後以垂戒意發揮既不得正位於正
月乃在六月又不得定位於癸亥乃在戊辰定之見
制如此有國者所以當蚤定國本也否則幾會一失
窺伺遂起遲速一專於己焉知不為意如者乎進退

一制於人焉知不為定公者乎故詳書戊辰即位者
欲人察此而知鑒也

春王 即位 總因定公見制於權臣未立而

畧謹始之義已立而寓正本之意

子同生 即位 示正本之法示忽本之戒

宗嗣先定變故不生一失機會或萌窺伺

立場宮

經於望國崇遠祀而深譏其非禮焉 煬公伯禽之
子考公之弟歷世已二十矣季孫立之者一則掩舍

嫡立弟之非一則酬昭公不入之禱也作文以廟制祭法挑講專責季氏 廟當遷於孝公之世祭當絕於隱公之世

毀泉臺 立煬宮 毀所不當毀立所不當立

隕霜殺菽

經紀天道之慘見國政之暴也 周十月夏八月微

陽用事未可殺菽此季氏專權刑罰過嚴之應

隕霜不殺草 隕霜殺菽 舉輕舉重俱刑罰

不中之應

二年

楚人伐吳 此時吳用子胥之謀以肄楚主栢舉傳皆懷謀楚之心見楚棄賢之失

新作雉門兩觀

望國習僭而失馭臣之本春秋特譏之也 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魯三門庫雉路庫門制似臯門雉門制似應門雉門外為兩觀中門闕然為道上懸法象天子制也諸侯則一觀耳 以僖公新作南門則獨書於經見雉門不當新以子家駒設兩觀為佔天子見兩觀不當新此乃先祖為之非矣其不能因而革

之則失在公也夫撥亂反正者必本之身身正者物必正向最重全就習舊而不知以為非何以禁季氏之脅其主作重馭臣上勿涉勞民

新作南門 雉門兩觀 兩邊俱是僭制而以

勞民馭臣對上用史克以作泮宮美僖公証下用子家駒以設兩觀為僭天子証

作雉門 墮郈費 越禮習僭望國之非用禮

革僭聖人之化

年三 如晉至河復

內君事伯而見辱以得國之非正也 主臯鼬傳三年朝晉至河而復句由其上不請下不告而受國於意如故往朝而見辭也

盟後 孟懿子以大夫盟諸侯邾隱公居父喪而出盟抗君遺親分

年四 召陵侵

伯主奉天討而沮於利春秋深陋之也 全要發得陋字意出不徒罪其貪已也看傳楚為無道至功徧矣一段是驚天動地一場好事後以一利沮之遂索

然休了真是可陋全本請命於周說大合諸侯句不可與天子之元老句平

伐楚 城濮 召陵侵

義舉可以軼伯功而應於利陋之甚也 桓文之功美矣猶不出於王命也晉定有如此之義真可以軼桓文者而竟以一利沮惜哉

召陵侵 鹹沙 曲濮

伯主隳天討而失人心經深陋之也

召陵 召陵侵 近王事隳王命 上重發師

強敵服起下重發請王命合諸侯起方有力

城濮 召陵侵 畧其譎陋其貪

滅沈以歸

經於肆暴失節者皆罪其不仁焉 仁者以大事小仁者殺身成仁書滅罪姓書歸罪嘉

召陵侵 滅沈歸

奉天討而沮於利者不義奉伯討而過於暴者不仁

滅沈以歸 入曹以歸

經兩紀被患之君而詳畧其詞以示意焉 沈無罪

故書殺罪在蔡也曹自取故不書殺罪在曹也

圍費 滅沈歸

經於治叛治小者皆責其不自反焉 季孫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宜南蒯之及此蔡侯以所惡於前者先於後宜有公孫翩之及

臯鼬

內君要盟以固位經原志而畧之也 言及雖是事迹可就此斷他得國於意如有歎而汲汲要盟之罪定惟不請於天王故乘此在會之劉子而盟之惟不

告於方伯故乘此在會之侯伯而盟之以凡舉只末帶一句繳之非義所係句承序與不序而言是文義之義非理義之義也蓋召陵序十八國之諸侯明其有如此之勢而竟以利墮方見其陋義係於序也臯鼬之盟第書公及足以志罪矣奚取義於諸侯之序而贅之哉或謂志在於內而義不係於諸侯亦謬

公即位 如晉河復 召陵侵 臯鼬

內君有所歎而求盟春秋凡舉以志之也 同單惟不請不告而朝晉見拒所以求為此盟召陵侵只照

書法

召陵侵 臯馳

春秋詳畧諸侯之紀視義之所係而已 只主序與不序從聖人書法照辨不可以書及為魯私對書侵為晉陋

楚人圍蔡

經紀外夷凌夏稔惡之罪見矣 主栢舉傳以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發楚長惡不悛之罪

晉衛伐鮮虞

經於伯兵畧遠深著其棄義之罪焉 謀楚不能討圍蔡不能救惟中山是伐威不行於強暴而行於寡弱不知一中山之得何補於天下大勢之去也

栢舉敗奔

經予遠人恤患而因見棄義者之罪焉 傳前後只講書爵以予吳而中包書以一書法雖是借晉難以形吳易寔即吳之易以照罪晉人之難故云深罪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宜將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提過主子吳以罪晉渾作蓋瓦奔雖在下而稱

人書法已在上矣以晉吳並翻起而仍說吳能聽蔡請以達王命是蔡之危晉不能救楚之橫晉不能攘而幸有吳也何晉任安夏攘夷者而反一吳之不若耶向令吳而晉則蔡圍何以解而王命何以達也雖吳素有謀楚之心而此但取其救蔡可矣故吳子書爵而曰以予吳而深罪晉也 傳中達天子之命句最重應上天王不能達其命所以不能達者由盟主不能致其討與成伯討之功句相照無非予吳以罪晉意

栢舉

春秋進遠人從義深罪伯主之棄義也 同上題但少死不能死併記其出奔書法

死奔

經於貪臣去國而著其可賤之甚焉 此無稱人書法只用記其出奔若重不能死上然失節是死一人身上事貪以敗國是有關國家事敗國字最重二句宜串說

清丘

新城同

鐘離

召陵侵

栢舉

經原內伯外強之迹而獨著棄義者之罪焉 以晉主盟吳強夷起仍以晉難吳易接之流水講下歸重罪晉上總倒侵以二書法吳謀楚意不用

召陵侵 栢舉

春秋兩紀兵事深著伯主棄義之罪焉 全在難易上比並發揮傳意原以吳易照罪晉難非謂晉之遺義於吳也

踐土 新城 長岸 鷄父

即內伯外強之迹而伯主棄義之罪見矣

吳滅徐 懷謀楚 圍蔡 蔡請會 栢舉 逢其適

經於遠人仗義不計其心而進之也 楚封掩餘燭庸而吳怒之於是滅徐則吳謀楚之心已萌於滅徐之日矣惟時闔閭以敗謀伍員以父故謀宰嚭以族故謀因蔡請而解楚圍若會逢其適者以此問起後講其賢於當時伯主遠矣要見聖人道大德宏與人為善意 上二股易楚伐吳同

伐衛及戰 栢舉

逆王命而抗伯討者罪之達王命而成伯討者予之

上以齊奉王命而討有罪起下以晉壅王命而隳伯討起

盟召陵 栢舉

聖人樂與人善序伯績而取外功焉 以專與偽起挑

城濮 栢舉 誅意畧其功取功畧其意

入陳 栢舉

經予外夷討罪恤患不計其貪與偽焉

厥愬 栢舉 上急恤患之義原其情而恕之

下申恤患之義畧其情而予之

吳入郢

聖人黜遠人肆淫奉天討也 傳文俱承栢舉說來 須合栢舉子吳並照發揮曰非有心曰奉天討曰善 小惡大功不足掩俱要體會會舍室亂配意最重

栢舉 入郢

春秋進退遠人以天為命討也 須總問起一事而 忽為褒貶所以為天道無私全重聖人無毀譽意要 合二比縮照發揮方透勿大開

荆入蔡 荆聘 栢舉 入郢 因順逆而黜

陟之因善惡而褒貶之

邢狄伐衛 入郢 功近而德遠善小而惡大

栢舉 入郢 夾谷 歸田 因事異施是以

天治人有功自序是以天自處

栢舉 入郢 入邾 歸邾

春秋公賞罰有不以善掩惡者有不以惡廢善者

聖人心無毀譽聖人道大德隆俱有明乎此而後可

以司賞罰之權句就窮經者發

五年

歸粟于蔡

經畧諸侯之行小惠以其忘大義也 蔡為楚所圍

則環視莫救吳既破楚解圍乃相率而歸之粟非救

災恤鄰之道也故特書魯而不序諸侯見其事之未

於越入吳

經於強夷被患而著兢力之戒焉 只見力不足恃

不可以此為恃力之報收書入吳於栢舉之後

意如卒傳

舍中軍 戊辰即位

內君無大夫明義之見故因私勞而廢義焉 昭子

不賞私勞而殺豎牛定公忘仇而以璠與歛季氏

敗鄆 舍中軍 僖賞私勞昭子不賞私勞
士鞅圍鮮虞 區區一鮮虞伐不能服則又圍
之兵益忿義益不勝皆由主盟之失道耳

年六

滅許以歸

小國被患而失節春秋深罪之也 主滅黃傳重罪
許作滅國之不仁只提起

公侵鄭至

即內兵加貳而陪臣專恣之罪見矣 魯自宣公伐
杞之後無君將者十八年至是而後一侵鄭再侵齊

一圍成皆書公則三桓既微之徵也然本非公室能
張皆陪臣托公以出師耳是役雖出晉令而實陽虎
之釁勇畜禍以逞其欲微釁於鄰國使衛侯不聽公
叔發之言魯其殆哉

季孫斯何忌如晉

即內卿之並使而見陪臣之執命矣

執祁犁

伯國討罪出於私其柄移矣 傳首至弗執之矣皆
事寔自范趙方睦三句正見其為私意須辨醒執異

國行人以下是正斷語須感慨晉柄下移意分晉亦帶發非徒責晉君委權亦非徒責樂祁之執無名也

執意如 執祁犁 上意在貨財不以義下出

列卿私意不以公使祁宮能供必弗討之矣使楊楯皆獻必弗執之矣

執仲幾 執樂祁 仲幾固有罪然不告司寇

而執人天子之側上侵之漸不可長也祁犁雖可執然不由晉君而出列卿之私下移之禍所當謹也

城中城 是時政在三家公室無民定公豈能

役衆脩城以備外患蓋陽虎欲去三桓故托於懼齊鄭而城中城將挾公以自固耳

帥師圍鄆 齊初取鄆以居昭公後鄆潰遂貳

於齊魯不以文告諭齊而遽用師徒致明年國夏伐西鄙自是連歲交兵始此

盟鹹 盟沙

年七

即二國叛伯之迹見貪利之效矣 主朝歌傳盟於

鹹沙而鄭叛於沙股雖未見鄭但會鹹後齊鄭徵會於衛自是以後盟曲濮會安南會棠會洮皆齊鄭糾

合之事次五氏次垂葭次苕蔭皆齊衛合黨之事

北宮結侵衛

與國用叛伯之謀而致叛者之罪見矣

齊國夏伐西鄙

公侵齊至 公侵齊至

兩觀伯國用兵而見犯大之罪焉 主暨齊平傳魯

再侵齊結大國之怨未見及平意

齊伐西鄙 齊自崔杼伐我之後四十餘年兵

至魯至是再見則以晉伯之不復振也國夏兩伐晉

救無功魯於是而及齊平矣東夏諸侯惟魯事晉故

齊伐之景公乘晉之衰不思惟德之務以懷諸侯而

欲力征經營以定伯統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已之

不可者也

會瓦

春秋立重衆之文戒臣不可以專兵也 春秋大法

一段引起大衆當重非另一意衆當重故兵不可專

傳意非譏盾鞅只借以垂戒師次於君而與大夫敵

以君將不稱帥師大夫將則師將並書言至用大衆

君與大夫皆以師為重而不敢輕以君與大夫將皆止稱師言曰重曰不敢輕皆春秋立法如此非謂君與大夫重之也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言人臣若取民有衆則侵君之權而操國之重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曰不可有深禁意故曰王法所禁陳厚施季盡征正是取民有衆曰不得為爾謂不得為陳季也

公伐邾 圍郕 大棘 會瓦 明君重於師

春秋變例以紀君臣之用兵示重衆之義也 將師次君而與大夫敵雙提倒下二比作稱師總是重衆

而重衆之義在君則重民命在臣則謹兵權諸說總就兵權說於君一邊覺不通

公伐邾 圍郕 大棘 會瓦 明君重於師

而尤戒輕用明將等於師而尤戒專用

次郎 圍郕 棐林 會瓦 只師還會瓦全

經於君大夫之將而皆示重衆之義焉 皆本用大衆說上戒驕下戒專

棐林 會瓦

經兩於伯臣用衆而示謹權之意焉 玩傳於以見

人臣云只宜總發小分則可民衆即是兵兵即是權
只重兵權上盾鞅雖不可加罪但盾上侵鞅分晉可
帶見

圍郟 乾時 下陽里克滅潞林父 上二股

發君以師為重下二股發大夫以師為重不重在事

迹上

伐餘丘 敗鄆 柴林 會瓦

經於大夫將兵常例以正分變例以謹權 只就大

夫一邊分看 或救江會瓦或大棘會瓦皆同

柴林 舍中軍 樂施奔 會瓦

春秋兩示重衆之義杜人臣得衆之禍也 傳意謂

春秋重衆之義行則陳氏不得厚施季氏不得盡征

安得有移國奪民之禍非是鑒陳季之禍而示謹權

之意也以柴林二比為主中軍二比照傳輕帶於後

舍中軍 樂施奔

兩觀臣之取民者非春秋法也 以重衆意起中畧

分二股厚施盡征正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處宜總

束之見王法所禁各要帶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為意

不可板責陳季

滅下陽

荀息

滅潞

林父

會瓦

士鞅

春秋屢紀兵而重衆以示謹權之意也

衍歸

棄疾圍蔡

舍中軍

樂施奔

上強

都之害謹禮下有衆之害謹權合入櫟傳

士鞅侵鄭衛

經陋伯國討貳之兵嚴貪利之戒也

主朝歌傳或

書侵以陋之鄭衛交叛以大夫專政賄賂公行也陋

字全在貪利上者為此區區貨賄而把伯紘都弄壞

了致今日遣將動衆以討貳何等鄙陋大意重致叛

不重今日討叛上

從祀先公

陪臣假禮以濟私經誅其情之逆也

從祀

竊寶王

陪臣托禮之正以售奸春秋所以驗其情也

河陽

祀先公

事逆情順事順情逆

竊寶王大弓

得寶王大弓

年九

即望國分器之復見君臣不恭之大也 君不能世
守臣不能典守聯講 加竊比同但以失得並斷

次五氏

即二國駐兵之迹而伯業之衰驗矣 主朝歌傳次
於五氏而衛叛五氏衛地齊伐晉夷儀衛往助之未
敢進故次五氏

年十 及齊平

望國有畏兩結成經原志以譏之也 見暨齊平傳
罪其不當犯大非罪其畏也

及齊平 夾谷田 始結成畏齊既講好化齊

對作

夾谷至

觀聖人所以化強而知理之為大也 此題只就後
人論孔子無書法須重發天下莫大於理而強衆不
與意如徒贊孔子亦未得旨此傳理字不可混用下
傳禮字

至夾谷

即內君返國而聖人順理之效見矣

于洮乞盟 夾谷歸田 易鷄澤同主晉侯謝魏絳說

觀謝過有文質之殊而二君之得失見矣

召陵 夾谷 以禮下敵以理化強

平莒及邾 夾谷

觀人心之逆順而知理為大也

蕭魚 夾谷 推誠服貳順理化強

夾谷 墮郈費 外服內順俱聖人之化上理

字下禮字勿混用

夾谷 橐臯 于鄆

春秋詳紀內好而聖賢却敵之功見矣

夾谷 歸田 黃池 入吳

即化強被兵之事見理力之異效也

歸三田

經著大國歸地之誠不嫌於自序其績也 夫子以

禮責齊即却裔俘三句齊人所以心服而歸田只由

於此書來歸以見齊人之心服就是聖人自序其績

處春秋夫子之筆削至末一段是從後人看得如此

見聖人以天自處則不知績之在已績之在人惟可

序則序之不是聖人有意自序其績而以不嫌示法也此意只於書法後輕發數句傳引桓公便見人之績如此序已之績亦如此序就是忘人已意

夾谷 歸田

聖人以禮化強而不嫌自序其績焉 夾谷作歸田

之由只重歸田作發化強意序績不嫌在書法後綴帶

伐楚 完盟 歸濟西 夾谷 歸田 歸謹闡

春秋特別歸地之誠者而不嫌於序績焉 以濟西

謹闡照傳問起書法倒單發揮而以桓公以義責楚

楚人求盟入中比斷

歸濟西 三田 謹闡

經迭紀大國歸地而特表感化之誠者焉 全重在

心服上辨濟西固為請而得之謹闡比自歸三田照

出亦必請而得總非心服三田之歸蓋心服而歸也

伐楚次 于師 夾谷 歸田

經於內外服敵之誠而皆序其績焉 總起總收俱

從來字上發揮要本二責字惟以義以禮能令人心

服如此書法要見人已不嫌

伐楚次 夾谷 以義責楚以禮責齊

于師 歸三田 皆書曰來序績也原轉義責

禮責發來兩邊俱是心服

元年 春王正月 盟師 歸田 立法無間

古今序績不嫌人已 上二比有易盟蔑瓦屋者志

大公而變周制是通古今也又有卑出春王正月者

行夏時尊周朔亦通古今也

春王正月 盟蔑 城中城 咸丘 通古今

於一息會人物於一身

歸濟西 歸三田 出於私出於誠

歸三田 歸二田 歸地出於誠見聖人化強

之績歸地出於順見內君遷善之美

歸三田 墮費 績成於外兆行於內俱重禮

之化上以却夷俘三件為禮下以家不藏甲等為禮

俱後學者斷聖人

歸三田 獲麟 聖化行而感乎人聖經成而

感乎天

圍郟 圍郟

經直紀內臣討叛而深示反已之道焉 強叛作事
實全以理字為主原轉三家久專而致家臣爭叛亦
其理宜矣夫子十世五世之說皆自理推之然不必
拘拘世數春秋制法本忠恕以下申言上意施諸已
六句正是忠恕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
其後知不知有味只顧前而不顧後不免以傾公室
者而自傾也收據事直書書法

伐邾 伐宋 作三軍 舍中軍 圍費 圍郕

經紀政之漸專於下亦理之不誣者也 世數意不

重只重上行下效意分三段末以忠恕總繳須本天
子失道說來

作三軍 舍中軍 圍費 圍郕

大夫專政以啓叛經示反已之道焉

圍費 圍郕

經兩紀內卿討叛而皆責以反已之道焉 皆重不
忠於君總叙同單分股渾作

樂大心奔曹 宋公信讒大心挾詐君臣並責

公子地奔 在辰奔傳只責宋公無親親之作恩

會安甫 以趙鞅圍衛故也 齊與鄭衛既盟 沙鹹今三國復為此會無憚於晉亦主朝歌傳意作

辰暨奔陳

經惡大國薄恩而兼罪夫昧義失節者焉 一頭兩脚意要相承書法總結

十有

辰自陳入蕭 大心自曹入

列卿結與國以恕叛經交著其罪焉 宜據經分作以書及書自陳作一邊以書入書自曹作一邊或橫截以為亂黨亂兩分亦可

大心自曹入

經誅大夫從叛而兼責黨叛者焉

辰暨奔 辰及奔

經於叛臣出入始異其責而終均其罪也 上不得已在佗飛而辰之脅為重下則無首從之別矣

及鄭平叔還蒞盟 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始

叛晉也主朝歌傳蒞於鄭而魯叛句

十有

墮郈費

即聖人革強都而謹禮之兆見矣 此與夾谷傳稍

異不重感應說全發為國以禮意兩都之墮亦因其
 機為之仲由為季氏宰一機也三家不能制陪臣而
 問於仲尼又一機也傳中以禮制國等句總說諸侯
 大夫之制如此家不藏家二句專說大夫三家各固
 城以弱公室而已亦不能制陪臣皆越禮之弊夫子
 一律之以禮而私家革四代之強公室振五世之弱
 然後知禮之於國也大矣此雖一節之事而可為大
 行之兆下推而行之魯國以下正是大行處不可添
 出天下與魯國對亦不可謂墮費乃以禮為國之兆

大是以禮為國可為大行之兆也

城費 城成郭 乃郭外城也 圍費 圍郭 墮郭

墮費

大夫越禮以貽患聖人因正之以禮焉 照傳者同

城費 城成郭 墮郭 墮費

強家固邑而終墮聖人謹禮之化也

圍費 圍郭 墮郭 墮費

私邑強而繼革聖人謹禮之化也

城費 城成郭 圍郭 圍費

觀強都興據之迹知越禮無以為國矣 先以三家固城而公室不得張陪臣憑倚而三家不能制分二段後總發越禮無以為國意歸重三家身上

墮郈費 圍成至 此題俱從作者論聖人不

當於經義上求上禮足以化之使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上下相順而王行矣下權無以一之使其得政以及期月則不待兵革而自隳矣叔季問制正卯疑沮亦兩邊關節

盟於黃 見朝歌傳

圍成至

內君討強之危由聖人得政之未專也 強是事實是危是會盟侵伐之危以強與危喚起推到孔子得政未專上三家惟孟氏最弱強者墮而弱者不墮何也蓋叔季有悔心而問於仲尼故得乘機以禮悟之而遽墮若孟氏無此機會則必得專國政而後可以制革之也今得此未專無惑乎成之不墮矣全憑越明年攝相一段証得圍成時得政未專而正卯疑沮事亦緊閣下成雖未墮云明其功雖不就未嘗無功使

聖人若得其資則成功甚易此即周匝上意或疑聖人不應危君以自明不知春秋中有原聖人本意者有從後人看聖人者此只從後人看聖人何妨

歸三田 墮郈費 圍成至

聖人化行內外而猶沮於強都者以得政未專也

夾谷至 圍成至

即望國內順外梗之勢其機皆決於聖焉 順理之效得政之淺晏子正卯點用

于師 戰韓 圍成至 伯臣得政久而威行

於外聖人得政淺而化沮於內

滅譚 圍成至 伯臣得政淺而兵未節聖人

得政淺而化猶阻

伐郈 圍成至 伯業未成由人心未與聖化

猶阻由權藉未專見桓公當經營而孔子當專任意

圍郈 圍成至

兩觀私邑之固有以強臣專政之久有以聖人得政之淺

次垂葭

入晉陽以叛

經惡大夫據邑以明人臣之義也 鞅入晉陽本拒
范中行氏非叛晉也但專土興兵以拒人不知投鼠
忌器之意故正以人臣之義而加以叛君之罪書法
是書入書叛

朝歌叛

經紀伯臣背君之迹著貪利之效也 晉主夏盟威
服天下此時政事君皆自親而賄賂未行也及大夫
專政遂致賄賂公行此二句串說不對

踐土

文伐衛

襄新城

靈會扈

馬陵

魚蕭魚

平丘

執意如

召陵侵

于鹹

于沙

五

氏

夾谷

如鄭蒞

于黃

晉陽叛

朝歌

叛

伯主以狗利隳先業春秋備責之也 以晉世業說
起以會扈執意如侵楚作晉貪利而以諸侯叛外大
夫叛內自是不復主盟迤結之

平丘

召陵侵

會沙

會鹹

五氏

如鄭

蒞

晉陽

朝歌

即伯國內外皆叛之迹貪利之效見矣

平丘 夾谷 齊叛魯叛題面好須記

盟危 執意如 召陵侵

春秋備責伯國之貪利所以明義也 以義利總論

分三段各點貪利事將畧字賤字陋字意發揮書法

三或字見備責意始強而終携叛要發在後 或易

文十七年會扈執祁犁侵鄭衛同隨易他股須有貪

利事宜方可

會扈 昭廿七 召陵侵 樂祁犁 晉陽叛

歷觀伯臣之贖貨而知伯業所由墮矣 以國家之

欺四句意提起中分股後繳晉室不復能主盟意上

二比是因利棄義下二比是因利肆惡

會扈 昭廿七 召陵侵

伯國以利藪安振伯業所由衰也

易適塵栢舉同

取部陽 會扈 栢舉 執祁犁 晉陽叛

經原內臣貪利之戒而屢罪伯國肆貪之非也 加

黃池見晉不復主盟

鷄父 栢舉 平丘 夾谷 上由用人之失

無極囊瓦下由徇利之非羊舌鮒范鞅

趙鞅歸

經紀叛臣歸國之易見伯主政刑之失也 先以易辭提起就易辭上斷縱釋有罪見鞅叛逆而且始禍其罪重於荀范既不能云而又徇韓魏以許之復無政刑矣政刑字不平無刑即無政也書法不專指書歸宜總收一句

晉陽叛 朝歌叛 鞅歸

伯臣同罪而異罰見伯國之失政刑也 加會率會

洮是無助故終叛亦同

十有四年

戊奔 靈公不能遠色失齊家之道戊不能賤

貨失保身之道牝鷄司晨家之索象有齒以焚其身

家氏曰人臣欲正君先自正其身戊怙富而驕乃

欲以正君自任事不成而禍宜也 若出趙鞅北宮

結只主靈公不能正家以喪大臣無怙富意

朝吳奔 叔戊奔 吳不能避名杜諛戊不能

去利遠怨

滅頓以歸 主滅黃傳以楚不仁點起重頓失

節上

北宮結奔

檇李

經紀遠人挫敵而深惡其詐焉 吳來伐越越自有
徵詞請罪等事吳未必不引師而去乃用詐敗之闔
閭之傷未為全勝而夫椒之敗會稽之棲重為越禍
矣然則越何取於敗哉用詐須本左傳事發得愷切
復仇事在後不必用

越入吳 檇李 黃池 入吳

經詳遠人兵事而獨削復仇者以示義焉 重復仇
一意作前後只作辨蓋謂承告悉書獨哀之元年吳
亦敗越豈其不告而不書者則以復仇乃人子所當
為之義耳 去黃池同
入郢 檇李 忠孝分申胥依牆之哭夫差立
庭之誓

會牽 會洮 二會皆謀救范中行晉以天下

宗盟至於外携內叛齊有代興啻伯之心相率抑君
而助臣觀晉之分崩離析則知其前日之貪利無益

觀齊之獎亂崇惡則知其後日之攘奪有由

石尚歸服

經紀王室以禮親內而因寓尊王之意焉 以南季聘傳非正意提起重踐土傳存祭意作

蒯賸奔宋

經於儲君之出而交譏父子之失道焉 父子聯講

俱重國本說

十有五年

邾子來朝

滅胡豹歸

小國啓患而又自屈春秋重其罪焉 滅人之國其罪大矣不必另作一意只引起胡有取滅之罪意還重以歸上二意串作存亡有命之言引以斷胡之不死為不知命勿兼取滅一邊總收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又書以歸書法

入郢 豹歸

經原小國致患而失節故特重其罪焉 傳吳之入

楚句黠入滅內同單

滅庸 滅胡 幸弱叛楚乘約俘楚俱取滅之道

定公初立受國於季孫意如而不能正其罪異於桓
宣者無幾矣故春秋於元年即不書正月以示正始
之義而於意如之卒特書日以著定公尊獎亂臣之
惡其初年陪臣執命國事分崩固無足言但楊虎既
奔之後三桓亦微孔子為政綱紀粗立正當可以有
為時然竟不能使夫子得遂行其道則魯何賴哉至
其末年會牽洮城莒父城霄無非助亂勞民之舉魯
之益弱宜矣

共壹百伍拾柒題

哀公

元年

圍蔡

經恕外夷虐小之兵示復仇之義也 凡作節義題
須發得詞氣凜烈方好蔡宜得報正見楚之復仇為
可恕降衆遷國可與宗廟父母相應禍及宗廟二句
最重方見仇不共戴傳謂不復父母之仇便不能立
於天地之間想為高宗事金而發

栢舉 入郢 圍蔡

經原外夷必報之仇於用兵而恕之焉 照傳叙起

同单

栢舉 圍蔡 予恤患之善恕報怨之宜 上
以吳人謀楚之心問起下以楚人凌蔡之暴問起聖
人道大德宏樂與人為善故雖不言救而稱爵聖人
本無怨而怨出於不怨故特書圍蔡而稱爵

入郢 圍蔡 奉天討以黜肆暴本天理以恕
復仇聖人心無毀譽聖人怨出不然要發得透

盟柯 圍蔡

經示處怨之方有許夫平之者有恕夫復之者 上

敵惠敵怨不在後嗣使莊猶欲脩怨怒鄰而危其宗
社可謂孝乎下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使楚包羞忍耻
而不能一洗之何以立乎上下語意湏不相悖

入陳 圍齊 善討罪不計其貪恕復仇不計
其暴

同圍蔡 圍蔡 人心之公天理之宜

宋公伐邾 圍蔡 上歸俘為善下復仇為善

聖人善善長而惡惡短聖人本無怨而怨出不然

攜李 圍蔡

經兩紀復仇之兵皆畧詞以示義焉 夫差報越昭
王報蔡上伍負三年即行其謀而有夫椒之役下申
胥十年方行其志而有圍蔡之師

食牛改卜四月郊

經於望國僭祀因其失而誌譏焉 只重僭禮以不
敬不時發之收因事而書以志其失 若只出夏四
月郊則四月內有四卜非禮在當另作一意與不時
相對

齊衛伐晉

諸侯合兵以凌伯春秋交貶之也 前此齊衛五氏
之次伐夷儀垂葭之次伐河內二君未嘗親自帥師
以攻晉但頓兵次止以觀其可攻與否故皆書次以
著其無名妄動之罪今此並書齊侯衛侯而以伐晉
為文者著伯統之絕而受諸侯之兵且誅齊衛之黨
叛臣而凌伯國也夫范中行晉之卿也卿叛不能制
豈足為諸侯盟主乎然天下之惡一也奸命之臣人
人所同惡乃棄君助臣不亦僨乎故交貶之

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年二 伐邾取田盟句釋

經志內卿虐小之迹而責各有所歸焉 列書三卿
句只管哀公一段公方五歲不宜加貶適越之辱兆
只傷之耳詳書句管邾子諸卿二段盟者各盟其所
得一段作事寔提過在前 除句釋同但三股中不
必說出盟來

盟句釋

經紀內卿固得之盟而交著君臣之罪焉 主傳盟
其君而已不與又強與之盟二句分作盟其所得云

只作事寔叙起

邾子朝 何忌伐邾 三卿伐邾 取田盟

經詳內外兵好之迹而著昧禮昧義者之罪焉 總

叙以邾子三卿分作

舍中軍 莫強乎季孫 孫齊 叔孫救 從祀 孟孫救 伐邾取田盟

強臣兩德人而報之以利春秋表其罪焉

孫齊 竊寶玉 上昭公本伐意如而反孫於

齊下陽虎欲殺桓子而反竊玉以出

納蒯賸於戚

經於逆儲復國而深罪夫拒之者焉 此即夫子不
 為之意可破嫡孫當立之說傳以書納為國人不受
 而又緊接國人不受而稱世子云歸重罪輒拒蒯一
 邊所以然者一段單明稱世子意靈公大臣照傳點
 入人莫不愛其親一段又是以贖無道作賓語振起
 父雖不父以下意應上不當拒云也的主罪輒拒父
 作鞅與靈公大臣如傳後倒一句

突歸

赤歸

忽歸

小白入

去疾

楚比歸

納蒯

經變例以紀儲君之復國奪之以大義也 公子且

然而况世子要幹旋然忽歸是世子非公子且當時
 未有納之者此意要知只收書納書法

突歸

忽歸

去疾入

楚比歸

例觀公子復國之紀則知儲君之可絕矣

贖奔

納戚

經原儲君未絕而深罪拒之者焉 主所以然者以
 下一段上股見贖雖出奔靈公大臣未嘗廢之意

戰鐵敗

伯主挫黨叛之師經惡其恃力焉 鄭送粟於荀寅

士吉射而黨之固有罪矣趙鞅不思已寔致亂而構怨與國以力爭之可乎故以鞅主此戰

蔡遷于州來

經於與國被患而深著其謀之失也 只重不該請遷於吳中悔正是不能謹始故傳引盤庚之事以明之非欲其守信於吳楚也背楚誑吳須合說委罪執政是殺駟放獵事不重書法以自遷為文復字又字要者

圍蔡 遷州來 放獵

與國失謀而委罪於臣經所以罪之也 當融會傳

意以背楚誑吳謀之不滅為主而以委罪帶講駟與

獵云亦會意味嘆收兩書法

圍蔡 州來 怨復仇罪失謀 上重發怨之

當報以少康一旅滅戈証 下重發謀之不滅以盤

庚五遷脩播告証

入州來 遷州來 覆國罪失守遷國罪失謀

主州來吳所滅也句搭上不用屈巫下不用子駟

滅庸 遷州來 用善謀以靖國棄善謀以危

國為賈子駟

年三

國夏圍戚

大國黨秦倫之惡春秋嚴其誅也 惟輒不當拒父
故齊不當黨輒須重輒不專重齊輒若可立則崩曠
為未絕此義極精國夏若能責衛輒以夷齊之讓使
之去國而逃語曼姑以箕微之節使之舍爵祿而去
則善矣乃輿師以為亂賊之黨可乎傳中亂臣指州
吁言賊子指輒言

納戚 圍戚

經重大倫而罪夫肆惡黨惡者焉 輒不當拒父故
稱世子齊不當助輒故首國夏

四國伐鄭 圍戚 宜重討州吁衛輒上首宋

首齊正所以孤吁輒此討亂賊之法也以父子君臣
立柱重齊宋者非

札聘 圍戚 貶讓國罪爭國 以札輒對作

不必泥下股黨惡意

桓宮僖宮災 桓僖之宮猶存者蓋季氏自出

故越禮以致其私豈為得正乎桓僖不稱及者蓋祖

無尊卑惟因分以致其情豈得選事之乎

城啓陽 所城近敵故帥師焉地震廟災變異

弗畜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失而外鍵本忘而未務此魯之季世也

樂髡伐曹 宋始畜曹曹不量力而好強國適

足取亡而已

放獵於吳

與國委罪於忠謀之臣春秋深貶之也 駟與獵其

以請遷於吳為非者乎是胡氏料想之詞作文以已

謀不減而委罪於執政為斷獵以遷吳為非一段意

如傳活發於後

四年盜殺蔡侯傳 圍蔡 州來 放獵 辰奔 公孫翩之黨

與國失謀而速禍春秋所以儆之也 總叙一直作

倒書盜書法 只辰奔同

執戎蠻歸楚

伯國虐小以媚夷經深惡其不兢焉 外戎稱名輕

提過全重晉主夏盟為日已久素非楚下今乃以楚

人一言遂詐執蠻子以畀楚師若諸侯事天子然其

不競莫此為甚故書歸于以惡之稱人書法雖亦是責晉然重歸于上

瑣澤 齊衛伐晉 執蠻子

伯國因內外所請之私而安於不競春秋深惡之也
上二股只叙起一照楚右師晉楚有盟之言一照
晉趙鞅晉國未寧之言歸重單股不競意作

瑣澤 執蠻子 通好于夷防之決徇情于夷
體之卑

執曹畀宋 執曹歸宋 執蠻子歸楚

經兩紀伯討之實而獨傷伯事之屈焉 上以畀宋
書存體也以歸京書明分也平提二股倒本股作

執曹畀 執赤歸

經殊詞以紀伯主之虐夷傷其不競也

城濮 伐衛 新城 蕭魚 執蠻楚

經原伯國世業之久而深傷其不競焉

踐土 救江 新城 馬陵 蕭魚

春秋傷伯國而詳遡其世業之盛焉

晉狄伐秦 執戎歸 資夷媚夷兩邊俱有晉

主夏盟

年五 晉趙鞅伐衛

經於伯國用兵而深著其昧義之罪焉 責晉不討衛輒而以范氏之故興師之意

年六 伐鮮虞 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栢人晉屢世伐

鮮虞伯業之衰皆由陪臣封殖貪伐鮮虞故也

齊陽生入

經於儲君復國而交著父子之罪焉 陽生自絕於先君則非其子故不稱公子景公階亂於後人則非

其父故以陽生係之齊

及荀息 陽生入 罪中立罪獻諛皆明人臣

之義

晉陽叛 陽生入 專土爭國 為人臣者無

以有已故畏君之威守其法土於何有 為人子者無以有已故愛君之誠體其心國於何有

向巢伐曹 主曹聽公孫疆奸宋

年七 皇瑗侵鄭 張氏曰老丘之役宋鄭始因隙地

以起兵爭卒致各取其師以逞其殺人之志所以詳

其交爭之寔也

曼多侵衛

經陋伯國用兵而特惡其昧義焉 晉不能正衛輒之罪而徒以范中行之故奉蒯聵與之爭故書侵以陋之

會吳于郟

即賢臣當外之強見脩辭之善矣 辭伯牢是景伯之言只主召康子而子貢却之作

邾益來

春秋不諱君惡欲彰其遷善之美也 全自書法意上發不念其惡正是道隆德大處正是明此可以司賞罰處欲見後書云當透徹發揮若不書益來則歸邾之善不彰故不諱

三取 邾益來 吳伐我 取二邑 歸邾

經變例以紀君惡正以彰其去惡之美也

益來 伐我 取二邑 歸邾

望國為惡而卒去之經所以彰其美也 以為惡見辱問起不諱而以歸益重講發聖人欲見其遷善之

美意仍收備書書法加歸二邑即下傳題

取鄆 益來 婉辭以著惡直詞以彰美

入邾 歸益

內君為惡而能去春秋不諱以彰其善焉 混作同

吳伐我 取二邑

經不諱內君辱國之迹彰其善也

假許 入邾 隱君惡以望其善存君惡以彰

其善

秦人伐晉 晉侯伐秦 以益來 歸益 貳

過能改肆惡能去

納捷菑 益來 隱詞以全改過直詞以彰去惡

栢舉 益來 聖人道大德宏而樂與人為善

聖人道隆德大而不念舊惡

圍曹駟弘救

經紀與國被兵罪其謀國之失也 主下傳舊以背

晉奸宋分斷然當重奸宋曰背晉因晉不救見得救

曹股借以見晉不救也

入曹陽歸

羊八

經畧小國見覆以其有自取之罪也 辨言指伯說
背晉奸宋即亂舊政輕重權衡言自取之罪重可憫
之罪輕也書法是不言滅而書入

滅黃 曹歸 特詞以予守正畧詞以罪取禍

執虞 曹歸

經筆削二國被兵之迹著其自取之罪也 上重貪
利說舊以違忠言對下聽辨言未當宜總叙分作母
總貨寶盤庚之訓也乃不聽之奇之諫假晉滅虢竟
符鸛火之謠罔以辨言亂政伊尹之訓也乃妄聽公

孫之言背晉奸宋卒符杜宮之夢

蔡遷州來 以陽歸 上不用子駟而背楚誑

吳下聽公孫彊而背晉奸宋

于棠觀魚入曹獻馬 遠忠言以縱欲聽辨言以亂政

吳伐我

經諱望國下敵為謀國不振者戒也 看傳引元佐
當事勢窮迫尚且國斃不從余燼請合何等凜凜自
強看魯未及虧及不能少待遂有云等句是國事可
為而俯首喪氣豈不是棄國全是不能以禮義自強

偷生恤死而不知耻字字俱緊要須重垂戒後世謀國者意不言四鄙正見兵加國都之寔不言與吳盟方是諱故曰欲見其寔而深諱之分應二書法也

戰郎 伐北鄙 圍宋 及平 戰鞏 袁婁

吳伐我

經變例以紀望國被兵為謀國者之歎于人也 以戰郎起諱與吳盟以伐北鄙起不言四鄙 加益來見邾故

戰郎 吳伐我 逞忿之私屈敵之辱雖罪有

內外之別皆當以魯為案方與諱不諱有情上以盟越會稷斷下以華元國佐比有主單者無味

宋楚平 袁婁 吳伐我 照傳重單作只在

國虧未虧上發揮 加戰郎只起書法

圍宋 宋楚平 戰鞏 袁婁 只宋楚平袁婁同

觀二卿之紓國難皆有得于自強之道焉 總以謀

國說起以元佐分作重在以禮義自強上 上國虧

以勢之緩急論退三十里而結成下國虧以力之強

弱論退五十里而與盟未繳出季孫

盟越 會稷 宋楚平 袁婁 上昧討賊之
義繳出戰郎下得謀國之道繳出盟吳

子哀奔 宣即位 宋楚平 袁婁 上得處
亂之道下得紓難之道 合洩冶傳

戰邲 吳伐我 林父失將兵之道以書瑩繳
季孫失謀國之道以元佐繳

城楚丘 宋楚平 佐如師 越入吳衛文勾
踐華元國佐 合公至自晉傳

晉伐鮮虞 吳伐我 上明信義以黜虐小下

明禮義以罪下敵上與假道滅虞者同而獨狄之以
滅陳滅蔡比下與來戰于郎者同而獨諱之以華元
國佐比

召陵侵 吳伐我 徇利而隳狼夷之功下敵
而失謀國之道

栢舉敗瓦奔 吳伐我 俱是偷生惜死意
取謹闡歸益

即望國失地復小之迹而美惡不相掩矣

取謹闡

經不諱望國失地之辱以彰遷善之美也

歸益

經紀內君復小遷善之美見矣 以改過之大遷善之優分股見其去惡而不積也歸者順詞非書法

歸謹闡

經志大國歸地之順見望國遷善之美也 全在感齊上見魯遷善之優改過之大須體序中以此見三字意齊無取地之罪二句翻斷講內不必以齊順提起蓋合齊魯俱遷俱改乃為優與大也收書歸

益來 取二邑 歸益 歸二邑

經紀內外逆順之迹而著國君遷善之美也 傳中前二段乃勸戒之意非正註曰以曰取曰歸俱非書法只重去逆效順等語作文先將以逆召逆以順召順輕叙於前歸重魯哀遷善改過意優與大字要醒總收不諱入邾以邾子益來書法

取謹闡 歸謹闡

經詳國君順逆之應而遷善之美彰矣 主魯者順逆俱在齊上見宜雙提後歸重下股作意同前

歸益邾 歸謹闡

皇國去惡而致大國之順經特著其美焉 合二股

纒是遷善之優改過之大還重歸邾上總叙同单作股

晉侯伐秦 歸二邑

經于内外改過兩托詞以示予焉

年九 取雍丘

經于大國覆敵而著其殘民之罪也 主伐衛傳悉

虜而俘之曰取殘民之甚也後罕達取岳同此意聶

北傳有搭此作殘民者

楚人伐陳 陳即吳故也主吳救陳傳陳嘗為

楚滅而僅存今又無故興師而肆行侵伐

宋公伐鄭

經紀大國加貳之兵見其凌人之已甚也 鄭雖不

義宋覆其師而盡取之亦云惜矣而又君親帥師以

伐其國明年偏師再伐十二年向巢又伐十三年鄭

人復取宋師然則宋鄭之喪師皆其自取之也

年十 邾益奔

經貶小國托内著其自取之罪也 主寔來傳自底

滅亡不足待以寓公之禮而書名也亳社之獻負瑕
之物方免魯人之歸而樓臺之囚柝棘之守復致吳
人之討益之無道而不能自強如此寔一匹夫而已
何寓公之可待哉

公會吳伐齊

遠人違理以憑夏春秋所以狄之也 只主欲遂前
言而背違正理意無書法變之正非反正之謂前取
地而今歸前請師而今辭是歸所當歸辭所當辭變
之正也

益來 取二邑 歸益 歸二邑 會吳伐齊

經原大國之反正而深惡遠人之遂非也 順題行
文與單股相似

頑如會 會吳伐齊 上下俱是反正俱有禮

義一則懼楚一則畏吳也不書弒俱是存天理

趙鞅侵齊

伯國乘難以與兵春秋所以陋之也 乘吳之亂伐
齊之喪無名甚矣

結伐吳救

經抑遠人恤患重傷中國也 救在夷狄則罪中國
 是通例傳首見凡書救者皆善以起吳之救陳果善
 曷不從稱子與人之例而以號舉故舉號是書法救
 非書法 深著楚罪正起傷中國之衰向申者陳以
 有虞之後嘗滅而僅存今又無故而肆伐其凌暴過
 甚而諸侯與陳同休戚睹楚如是之暴乃不能脩職
 而待救于吳其可傷何如故傳末以居夷浮海諸夏
 之亡足之

邾鄭伐宋 遂救許

經惡首亂而善解紛仁天下之心見矣 宜虐就聖
 人意思上作以起善救意

盾救陳 不書救宋 楚人伐鄭 宣五年不書林父

貞救鄭 吳救陳

春秋紀兵有削之以示譏有筆之以示予 此從自
 誅亂臣討賊子之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搭楚
 侵宋而盾救楚伐鄭而林父伐陳以救皆不書者以
 宋鮑歸生皆亂賊也晉伐鄭而貞救楚伐陳而吳救
 皆書救者以恤患救急義也 上拯焚救溺非所施

於亂賊下披髮纓冠非所望於夷狄

盾救陳 吳救陳 上削以示討賊之義下抑

以示怠義之戒同上

突救 處父救 狄救 貞救同 會戚 札聘

吳救陳

經殊詞以抑遠人恤患重傷中國也 首數股是善

恤患之例中二股是進吳之例何獨於此舉號而不

進之耶後倒單重傷中國作

突救 處父救 狄救 貞救 吳救

經屢善救而故抑遠人者所以傷中國也 此原作

因褒見貶罪列國四鄰中國但未出吳救則可既出

吳救似碍下文不進吳意宜以諸股俱作善救而轉

入救而果善曷為舉號倒歸傷中國為的 救邢傳

無貞救

狄救 貞救 吳救

經屢紀外夷恤患而中國之罪見矣 以中國夷狄

總論起分三股作語意巧重救陳方妙號舉不進不

用隨去一股主合大意亦同

會戚 札聘 吳救

經兩進遠人而終抑之重傷中國也 二股只援例

問起倒單作 加滅陳陳歸只見嘗為楚滅而僅存

會戚 札聘

經兩進遠人而狄之之意可推矣 稱人見非復夷

狄之吳稱子見猶然中國之吳要得挑舉號意作若

板講二股無味不必以漸進特進說

滅陳 吳歸 結伐吳救

外夷淫兵而中國莫制經寓意於恤患者焉 上二

股以陳嘗滅僅存發楚今日伐陳之罪歸重傷中國上

入陳 吳救陳

春秋傷中國以遺討罪恤患之義於外也

栢舉 吳救陳 上予吳之易以罪晉之難下

抑吳之救以傷中國之衰

九國救 吳救陳 上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夷

即華善益著下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

十有 國書伐我

經於望國被兵而特示省躬之義焉 此傳題齊事

帶在魯內說見齊之始而取邑請師是魯有以致之
繼而歸邑辭師又報魯以順而魯乃會吳以伐之何
名哉故於魯之被伐而欲其自反如此 我字最好
玩味通篇俱自我字說來

伐西鄙 吳伐我 國書伐

經變例以紀望國被兵示省躬之義也 以異於書
四鄙而同於吳伐我辨書法起

吳伐我 國書伐 微虎景伯
冉有孟反

經兩於望國被兵而示自強自省之道焉 非有城

下之盟句搭書法前重諱下重我字

益來 取二邑 歸益歸二邑 會吳伐 伐我

經原望國致師之由而責以省躬之義焉 只會吳
伐國書伐我同

四國侵鄭 國書伐 易曰君子作事謀始書

曰惟干戈省厥躬俱有曲直字眼

陳轅頗奔鄭 初轅頗為司徒賦公田以嫁公

女有餘以為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
進稻醴梁糗服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

曰何不吾諫曰懼先行 書轅頗之奔為人臣附上
以刻下托公以營私者戒

艾陵敗獲

即外兵勝大恃力之戒昭矣 舊借戟韓大棘二傳
以權主客之罪辨師將之等分作不若主於越入吳
傳有驕齊之志及既勝齊師句為有明據左傳事實
總須融講

十有二年 用田賦

春秋重國本于變制困民者譏焉 用田賦者計田

多寡出車賦也重困農民而削其本句當着實發掘
先王之制與周制是一意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以
出粟為主而足食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以出軍為
主而足兵今用田出賦則取之里者併取之田而農
民兼出商賈之稅故曰重困 蓋當時田稅其二民
已困矣二猶不足而用田賦豈不重困宅不毛數句
所以罰不事農業者引此見先王之法正欲驅末業
而事農桑以農為國本也今重困農民是削其本何
以為國 胡氏末業云只以形農當重非謂不當取

之農而當取之商玩傳末先省國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之說可知

初稅畝 用田賦 總叙分作上承助而不稅說下又承稅畝說方似傳意一變稅法一變賦法

陳蔡歸 用田賦 明封建之義明田賦之法

作三軍 用田賦 變兵制變田制謹權重本

墮郈費 用田賦 孔子感人易有若格君難

此聖賢之別在慶父奔莒傳亦可

三國伐宋 用田賦 節兵息民加賦困民

橐臯 會鄆 俱子貢脩詞之功尋盟藩會

會鄆 橐臯 會鄆

春秋三紀好而賢臣郤敵之功大矣 鄆之會吳知

以強加康子不知有禮子貢一以禮折之吳人自愧

橐臯之會吳知以盟要魯不知有信子貢一以信諭

之吳人自服鄆之會吳知以怒憑衛侯不知有利害

子貢一以利害曉之吳人自釋非文辭不為功賢者

能為國有無尤信

國書伐 橐臯

二賢功施社稷有得於用武之善有得於脩文之善

向巢伐鄭

經紀大國賈兵其喪師有由矣 李氏曰自皇瑗取鄭師之後書宋公宋人伐鄭者再亦可以釋怨矣而向巢之師復起是必欲殺平元之族而後已也全師復沒亦蹈前日鄭人覆轍佳兵不祥其事好還信哉

十有三年

取岳 與雍丘同意

雍丘 于岳 此失郊張鄭羅彼亦失成謹部

延所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當服上刑者也

黃池

經紀兩伯之會而嚴其詞示治御之道也 只重書

及書法其先晉而紀常稱子而正名俱即書及之意

然吳實主會而曰兩伯蓋抑其橫也傳意專就體統

說謂中國必不可屈于夷惟有自治以御之而已御

字即駕御之謂其所以屈于夷者必其不能自治以

御之以人勝天則事有在我者顧可顛倒冠履乎作

文當就吳晉上發中國不可屈于夷就中國不可屈

于夷含自治意專講治御之畧非也專講體統非也

脫去吳晉泛說者亦非也

召陵侵 皐鼬 吳伐我 艾陵 黃池

經原內弱外強之寔而示治御之道焉 不叙順股

作同卑從定公以來晉失伯業夫差暴橫云搭出

去皐鼬吳伐我同

召陵侵 艾陵 晉失伯業夫差暴橫

會潛 黃池 示內夏外夷之道示治內御外

之道 上此為中國彼為夷狄各止其所下中國常

尊夷狄常卑必正其體

鍾離 黃池 上抑外傷內殊會者意在外夷

狄而罪中國不能與之抗也下治內御外書及者意

在尊中國而見外夷不可與之抗也

會申 黃池 貶中國宗夷抑外夷抗伯俱有

以人勝天意 或會曹傳向背升降亦可出

於越入吳

經紀強夷之被兵示兢力之戒也 此傳發明強弱

相乘之機禍福相因之理慷慨激烈宛轉有情須描

寫得透不專罪吳要見垂戒力不足恃意 加黃同也

吳伐越 破越 栢舉 入郢 輕楚 艾陵 驕齊 黃池

與晉爭長 越入吳

強夷以力勝人而卒勝于人經特書以示戒也 主

吳嘗破越至入其國都矣一段意倒作

栢舉 入吳 黃池 入吳

春秋兩舉強夷兢力之禍所以垂戒也 以勝楚爭

晉小分總收 只入吳入吳同

栢舉 黃池

遠人之兢力于挫夷爭伯見之矣

伐鄭 伐鄭 成十六年 入吳 入吳 著

倖勝之戒著力勝之戒合鄔陵傳

夾谷 歸田 黃池 入吳 以禮服人之效

以力勝人之效

圍郈 圍郈 入吳 入吳

乘於臣與敵者皆昧于相乘之理也 皆就強力相

乘之理上發俱有出爾反爾句易圍費入吳同

歸邾益 歸二邑 黃池 入吳 理順而致

乎順者彰其美力勝而屈于力者著其戒

魏曼多侵衛 李氏曰讀隱桓之春秋而知王澤之竭也讀昭定哀之春秋而知伯烈之壞也

有彗星東方 見大辰傳

十有四年 獲麟

聖經成而瑞應見天人相感之妙矣 自河出圖至麟出于野亦常理耳乃發本比詩以正情而下乃因春秋既終通發一經大旨須要收拾傳意完足大意重文成麟至上以天道終意收處畧帶

春王正月 獲麟

聖人脩經始于王道之微終于天道之應 上易歸 賜同

元年 獲麟

聖經始而帝王之用明聖經終而帝王之瑞應

元年 始于隱公 歸賜 幽厲傷之 杞子朝 杞不足

司城奔 宋不足 徵 獲麟 以天道終

聖人脩經有所以始所以寄所以終焉

歸賜 杞朝 司城奔 起聘 二代既不足

徵而又非昭代也周雖昭代而幽厲之餘風可傷也

魯既是昭代之胤周公之後而又能秉禮焉宣子嘆
周禮盡在魯聖人所以舍魯無適也

隋費 獲麟 禮昭化乎人文成格乎天

共壹百伍拾題



